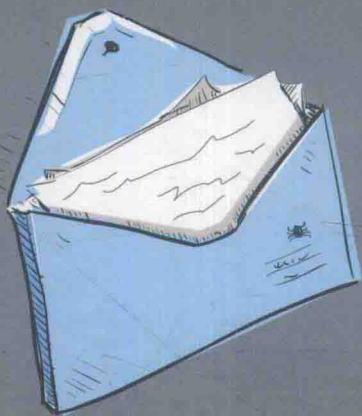




mu/c

El héroe discreto

卑微的英雄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莫娅妮 译

A stylized, handwritten-style signature or logo consisting of a series of loops and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at the bottom.

El héroe discreto

卑微的英雄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莫娅妮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卑微的英雄/(秘)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
莫娅妮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21-6186-7

I. ①卑… II. ①马… ②莫… III. ①长篇小说-秘
鲁-现代 IV. ①I7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6127 号

El héroe discreto

Copyright © MARIO VARGAS LLOSA, 201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Shanghai 99 Cultural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6-692

责任编辑:徐如麒

特约策划:彭 伦 陶媛媛

封面设计:汪佳诗

卑微的英雄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莫娅妮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 字数 275,000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6186-7/I·4936 定价:69.00 元

纪念我的朋友

哈维尔·希尔瓦·鲁埃特

我们美好的责任就是想象着有一座迷宫和一个线团。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寓言中的线团》^①

^① 译文引自《博尔赫斯全集 诗歌卷（下）》（王永年 林之木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菲利西托·亚纳克，纳利瓦拉运输公司的老板，那天早上跟每个周一到周六一样，早上七点半准时从家里出门。在此之前，他已练过半小时气功、洗过冷水澡、做过早餐吃了：跟平常一样，咖啡配羊奶，烤面包片上抹黄油，再来几滴甘蔗糖蜜。他住在皮乌拉市中心，阿雷奇帕街上早已人声鼎沸，高高的人行道上挤满了行人，他们或是赶去上班，或是要上市场，或是带着孩子们去学堂。有几位信女正去往大教堂参加八点的弥撒。沿街小贩们高声叫卖乳脂糖、棒糖、油炸香蕉片、馅饼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小吃。瞎子卢辛多也已在拐角坐定，就在那栋殖民风格的房子屋檐下，求施舍的小钱罐就放在他脚边。一切都跟平常一样，仿佛亘古不变。

只除了一样：这天早晨，有人在亚纳克家那扇钉着铁钉的老旧木门上贴了一个蓝色的信封，就在和青铜门环等高的位置，信封上用大写字母清清楚楚地写着屋主的名字：菲利西托·亚纳克先生。在他的记忆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将信这样贴着留给他，就像是一

道法院通知或是一张罚单似的。一般来说，邮递员会将信从门缝里塞进去。他把信取下，打开信封，默念起来。

亚纳克先生：

您的纳利瓦拉运输公司生意兴隆，这是皮乌拉市和皮乌拉人的骄傲。但是，这也是一种危险，因为任何成功的公司都有可能遭到心怀不满和眼红嫉妒的人以及其他下三滥之徒的勒索和破坏，您肯定很清楚，这种人在这儿是很多的。但是您别担心。我们的组织将保护纳利瓦拉运输公司，也会保护您和您的体面家庭，使你们免受任何不幸、痛苦或贼人的威胁。对于这项工作，我们的收费是每月五百美元（您看，这对您的身家来说是区区小数）。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与您联系，说明付款事宜。

我们不需要向您强调对此事高度保密的重要性。这一切应该只有您知我们知。

愿上帝保佑您。

信尾没有落款，只粗陋地画了几笔，看起来像一只小蜘蛛。

菲利西托先生又将信看了好几遍。这封信字写得歪七扭八，滴满了大块的墨渍。他又是惊讶，又是好笑，隐隐觉得这是一个蹩脚的玩笑。他将信连同信封揉作一团，准备扔到瞎子卢辛多那个拐角上的垃圾桶里，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转而将信展平，放进了口袋里。

他的家在阿雷奇帕街，他的办公室则在桑切斯·赛罗大道，中间隔了十二个街区。这一次，他没有像平常那样一边走一边准备这

一天的工作日程，而是在心里琢磨着这封画着小蜘蛛的信。他应该当真吗？应该去警局报案吗？这些敲诈犯说会跟他联系，说明“付款事宜”。最好等到他们联系他的时候再去报警吧？也许，这只是哪个闲汉想唬唬他，寻他开心？一段时间以来，皮乌拉的罪案有所增加，这不假：入室盗窃、拦路抢劫，甚至绑架。据说，埃尔·齐佩区和罗斯·艾希多斯区的白人阔佬家庭对绑架案都会私了。他茫然无措，踌躇不决，但是，至少有一件事，他是确定无疑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他都不会交给这些强盗一分钱。然后，就像他这一生经常做的一样，他又一次回想起他父亲的临终遗言：“永远别让任何人糟践你，孩子。这个建议是我能留给你的唯一遗产。”他听从了父亲的话，从来没有任人糟践过。他活了半个多世纪，已经老得无法改变自己的习惯了。他想得很入神，跟朗诵家华金·拉摩斯打招呼竟也不过略一颌首，便又加快了脚步；若是平时，他总会停下来跟这位执迷不改的放荡不羁之士聊上几句。这位先生大概刚在某个小酒吧里过了一夜，到这个时辰，才戴着那副万年不变的独目镜，拖着那头他称之为“我的羚羊”的小山羊，目光呆滞地回家睡觉。

当菲利西托到达纳利瓦拉公司办事处时，开往苏亚纳、塔拉拉和通贝斯，开往楚鲁卡纳斯和莫罗蓬，开往卡塔卡欧斯、拉乌尼翁、塞楚腊和巴约瓦尔的大巴早已按时发车了，而且座位都坐得挺满，开往奇克拉约的小巴和开往派塔的小货车也一样。有一小群人在寄发邮包，或是查阅下午的班车时刻表。菲利西托的秘书何塞菲塔屁股硕大，目光灵动，衬衣领口开得很低，她已将当天的会谈及事务安排表和菲利西托会从早上一直喝到午饭时间的一暖瓶咖啡放到了他的桌上。

“您怎么了，老板？”她问候道，“您怎么这副表情？昨晚做噩梦了？”

“有点小问题。”他回答道，一面脱下帽子和西装外套，挂到衣架上，坐了下来。但是，他立刻重又站起身来，戴上帽子，穿上外套，好似记起了一件十分紧急的事情。

“我马上回来。”他对他的秘书说，一面往门口走，“我去警察局报个案。”

“您遭贼啦？”何塞菲塔睁大了她那双活泼的凸眼睛，“如今在皮乌拉，每天都发生这种事。”

“不，不是的，我以后再告诉你。”

菲利西托步伐坚定地向警察局走去，警察局离他的办公室没几个街区，也在桑切斯·赛罗大道上。时间还早，热度得还可以忍受，但是，他知道，一个小时以内，这一条条开满了旅行社和运输公司的人行道就会变得火烧火燎，他回到办公室时会大汗淋漓。他的两个儿子，米盖尔和提布尔西奥，跟他说过很多次，在这个城市里，所有人，无论贫富，都是整年单穿着普通衬衣或是瓜亚贝拉衬衣，他却总是穿着西装、马甲，戴着帽子，这真是太疯狂了。但是，自从他开了纳利瓦拉运输公司——这是他一生的骄傲，为了保持形象，他就从来没脱下过这套行头；无论冬夏，他总戴着帽子，穿着西装、马甲，领带打成小小的一个结。他是一个非常瘦小的男人，极有自制，十分勤劳。他在亚帕特拉出生，在楚鲁卡纳斯上小学时，他从来没穿过鞋。直到他的父亲将他带到皮乌拉来，他才开始穿鞋。他如今五十五岁，没病没痛，仍在勤劳地工作，行动也还很利索。他认为他的好身体得益于他每日早晨练的气功，这是他的朋友，已故的杂货店老板老刘教给他的。除了走路以外，这是他这一辈子所做

过的唯一一项运动，如果这些慢镜头一般的动作也能称之为运动的话。这些慢动作与其说是锻炼肌肉，倒不如说是另一种更富有智慧的呼吸方法。他走到警察局时全身燥热，满心愤怒。不管是不是玩笑，写那封信的人都已经害得他将这个上午浪费掉了。

警察局里热得像烤炉一般，而且，因为所有的窗户都是关着的，所以里面还很昏暗。门口有一台风扇，但是没有开。接待处的警卫是一个年轻人。他问菲利西托有什么事。

“麻烦您，我要跟局长说话。”菲利西托递上名片说道。

“局长正出门度假。”警卫解释道，“如果您愿意的话，利杜马警长可以接待您。他现在是警局的负责人。”

“那我就跟他谈，谢谢。”

他等了一刻钟，警长才赏光接见他。警卫将菲利西托让进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时，菲利西托的手帕已经因为擦过太多遍额头而湿透了。警长没有站起身来招呼他，只是冲他伸出了一只肉嘟嘟、潮乎乎的手，给他指了指对面的空椅子。这个男人身形粗壮，称得上肥胖，一双小眼睛目光和蔼，下巴上有一点赘肉，时不时自己爱抚一下。他制服的卡其色衬衫没有扣扣子，腋下印着大片汗渍。小桌子上有一台风扇，这台倒是在转。菲利西托感觉到面上拂过一股凉风，满心感激。

“我能为您效劳吗，亚纳克先生？”

“我刚刚收到这封信。有人把它贴在我家大门上。”

利杜马警长戴上一副眼镜——这副眼镜让他有一股无良律师的范儿——然后不慌不忙、仔仔细细地看起信来。

“好吧，好吧。”他最终说道，一边做了个表情，但是菲利西托没能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进步的代价，先生。”

见运输公司老板一脸茫然，他又晃着手里的信说道：

“皮乌拉还是一个穷地方的时候，是没有这些事情的。那时候，谁会想到找一个商人收保护费呀？如今，钱多了，脑子灵的就出手了，他们也想分一杯羹。这都是那些厄瓜多尔人的错，先生。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政府，就把资金都取出来，到这里来投资。他们是在靠着我们皮乌拉人大赚特赚呢。”

“这安慰不了我，警长。而且，听您这么说，如今皮乌拉发展好了，倒像是件倒霉事似的。”

“我没这么说。”警长慢吞吞地打断他，“我只是说，在这世上，一切都是是有代价的。进步的代价就是这个。”

他又晃了晃画着小蜘蛛的信。菲利西托·亚纳克觉得他那张黑黝黝、胖乎乎的脸是在嘲笑自己。警长的眼镜里闪烁着一缕黄黄绿绿的磷光，就像鬣蜥一样。从警察局的深处传来一声吼：“秘鲁最好的屁股都在这里，在皮乌拉！我打包票，他妈的。”警长微微一笑，将手指点了点太阳穴。菲利西托的表情很严肃，却已觉得气闷心慌。四面薄木板墙被烟熏得黑乎乎的，贴满了通知、报告、照片和剪报，四壁之间简直容不下他们两人。而且，这里还有一股汗液和腐烂的气味。

“写这封信的龟儿子文法很好，”警长重又翻了翻信，说道，“至少我没找到他有语法错误。”

菲利西托觉得血都翻涌起来了。

“我文法不好，但我觉得这不太重要。”他低声说，带着一丝抗议的意味，“您认为现在会怎么样？”

“眼下吗，不会怎么样。”警长不为所动地回答，“我会记下您的资料，以防万一。也许这事儿就到这封信为止了。有人瞧您不顺眼，想给您添点儿堵。也有可能他是认真的。信上说他们会联系您谈付

款。如果他们联系您了，您再回到这儿来，我们再看。”

“您似乎觉得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了。”菲利西托抗议道。

“它这会儿是没什么大不了了。”警长耸耸肩承认道，“这只是一张皱巴巴的纸，亚纳克先生。这可能就是瞎胡闹。但是，如果事态严重起来，警方会有所行动的，我向您保证。总之，回去工作吧。”

菲利西托不得不背了好一会儿自己的个人资料和公司资料。利杜马警长捏着一支小铅笔，时不时放在嘴里舔一舔，将资料一一记在一本绿皮本子上。运输公司老板回答着在他看来毫无用处的问题，心情越来越低落。来报这个案是浪费时间。这个警察什么都不会做。而且，别人不总说警察是最腐败的公共部门吗？也许，画着小蜘蛛的信就是从这个臭烘烘的洞里发出去的。当利杜马说这封信得留在警察局里作为报案证据时，菲利西托老大不情愿。

“我想先复印一张。”

“我们这里没有复印机。”警长解释道，目光示意了一下警局里方济各会式的简朴陈设，“附近有很多复印店。您去了再回来，先生。我在这里等您。”

菲利西托出门来到桑切斯·赛罗大道上，在阿巴斯托斯粮食批发市场附近找到了他要找的店。他等了好久，才等到几位工程师印好一堆地图。他决定不再回去任警长盘问，便把信的复印件交给接待处的年轻警卫，然后，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而是重又走入了城市的中心。市中心人头攒动，热浪冲天，汽车喇叭声和高音扬声器的声响此起彼伏，摩的、汽车和叮铃咣啷的手推货车挤作一团。他穿过格拉乌大道，路过演兵广场上罗望子树的树荫，他忍住去埃尔·查兰冷饮店里喝杯水果冰沙的诱惑，往位于河边的老屠场区走去，那是他少年时待过的街区，加伊纳塞拉区。他乞求上帝，让阿

德莱达待在她的小店里。跟她谈一谈会对他有好处的。她会让他心情好起来，那位女灵媒甚至可能给他出一个好主意，谁知道呢。还不到十点，天却已热到酣处。他觉得额头潮潮的，后颈处一片灼热。他一路走得匆忙，步子迈得快而碎，狭窄人行道弥漫着一股尿骚味和油炸食品味，挤满了人，他在人群中推来撞去。一台收音机正开足音量播放着萨尔萨舞曲^①《梅伦昆贝》。

菲利西托有时候会对自己说，他也曾对他的妻子赫特鲁迪斯和他的孩子们这么说过，上帝为了奖励他一生的辛勤与牺牲，让他遇见了两个人，杂货店老板老刘和女占卜师阿德莱达。没有他们俩，他的生意不会这么顺风顺水，他的运输公司也会开不下去，他也不会组建一个体面的家庭，不会有一个铁打的好身体。他从来就不擅长结交朋友。自从一场肠胃感染把可怜的老刘送到另一个世界之后，他就只剩下阿德莱达了。幸好，她就在那里，就在那家卖药草、圣徒像、针线用品和其他小玩意的小店柜台旁边，看着一本杂志上的照片。

“你好，阿德莱达。”他向她问候道，朝她伸出手，“击个掌吧。能看到你真是太好了。”

她是一个黑白混血女人，看不出年纪多大，矮矮胖胖，屁股很大，胸脯高耸。她打着赤脚，踩在自家店里的泥土地上，长长的卷发披散下来，扫过她的双肩。她身上套着那件万年不换的土色粗麻布大褂，或者说是教袍，直垂到脚踝处。她有一双大眼睛，目光总像在直刺人心，而不只是在观看。但这目光里带着一种和蔼的神情，因而变得柔和，给人一种信任感。

^① 拉丁风格的舞曲。

“如果你来看我，那就说明你遇到了或者即将遇到什么坏事。”阿德莱达笑了笑，拍拍菲利西托的背，“那么，菲利西托，你遇上了什么问题呢？”

他把信递给她。

“今天早上，有人在我门上留下了这封信。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到警察局报了案。但是，我觉得这只是求个心安。接待我的那个警察不怎么在意我说的话。”

阿德莱达碰了碰那封信，又闻了闻。她深深呼吸，好像那是一种香水。然后，她把信凑到嘴边。菲利西托觉得她好像嘬了一小口那张信纸。

“给我念一念，菲利西托。”她将信递还给他，说道，“我看这不是一封小情书，切哇？”

当运输公司老板念信时，她很严肃地听着。等他读完时，她做了个嘲讽的表情，摊开双臂：

“你想让我对你说什么，亲爱的？”

“告诉我这事儿会不会很严重，阿德莱达。我需不需要为此担心？或者，比方说，这只是有人想跟我玩玩。跟我说说清楚，求你了。”

女灵媒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她那藏在宽大的土色教袍下的整个硕大身躯都在乱颤。

“我不是上帝，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她喊道，一边耸动着肩膀，挥舞着双手。

“你就没得到任何灵感启示吗，阿德莱达？我认识你的二十五年来，你从来没给我出过馊主意。你的主意都对我有过帮助。我不知道我的生命里没了你会怎么样，妹子。你现在就不能给我出个主

意吗？”

“不行，亲爱的，一个主意都没有。”阿德莱达回答道，似乎伤心起来，“我什么灵感启示都没有。很抱歉，菲利西托。”

“好吧，有什么办法呢？”运输公司老板说道，一边将手伸向钱包，“没有就是没有。”

“我都没给你出主意，你给我钱干嘛？”阿德莱达说道。但是，她最终还是将菲利西托坚持让她收下的二十索尔纸币放进了口袋。

“我能在这里的阴凉处坐一坐吗？我折腾了这一阵，都累坏啦，阿德莱达。”

“坐下歇一歇吧，亲爱的。我给你倒一杯清凉的水来，刚从滤水石里打上来的。你就舒舒服服地坐着吧。”

阿德莱达走入了小店里间，菲利西托便在小店的一片昏暗中仔细地看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银白色蜘蛛网和一排排老旧货架，架子上放着一小袋一小袋欧芹、迷迭香、芫荽和薄荷，还有一盒盒钉子、螺钉、谷物、扣眼和纽扣，四周是从杂志和报纸上剪下来的圣母、耶稣、圣徒、圣女和善男信女的图片和画像。有一些图画面前点着小蜡烛，有一些面前则放着念珠、避弹符、蜡花和纸花等装饰品。皮乌拉人叫她女灵媒，就是因为这些神像，但是，在菲利西托认识阿德莱达的这四分之一世纪里，他从来不觉得她信神。比如说，他从来没见过她望过弥撒。而且，据说，各区的牧师都认为她是个巫婆。有时候，街上的小孩是这么冲她喊的：“巫婆！巫婆！”这并非事实，她不行巫术。她与卡塔卡欧斯、拉利瓜那些狡诈的土著婆子不一样，那些女人售卖各种药水，或能诱人坠入爱河，或可令人负心绝情，或会给人带来厄运；她也与万卡班巴的巫医也不一样，他们用豚鼠爬过病人的身体，或是在拉斯·瓦林加斯湖将付钱希望摆

脱病痛的人们摁到水里去。阿德莱达连职业占卜师都不是。她很偶尔才占一次卜，而且只为朋友和熟人们服务，分文不取。不过，如果朋友们坚持，她最终会收下他们愿意送给她的礼物。菲利西托的妻子和孩子们（还有玛贝尔）都笑他盲目地相信阿德莱达的灵感启示和建议。他不相信她。他还很喜欢她。她如此孤独，穷苦，叫他很是难过。没人知道她是否有丈夫或是亲戚，她总是独来独往。但是，她似乎对这种隐士般的生活甘之如饴。

他是在四分之一世纪前第一次遇见她的，那时，他是省际货车司机，还没有开他的小小运输公司，不过，他已经日夜梦想着开一家了。那是在泛美公路五十公里处的那些茅棚里，开大巴、小巴和卡车的司机们总会在那些茅棚下停一会儿，喝一小碗鸡汤、一杯咖啡、一钵奇恰酒，吞一个三明治，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穿越欧默斯沙漠的那条漫长而炙热的道路，一路满是灰尘砂石，没有村镇，没有加油站，也没有修车厂应付突发事故。那时的阿德莱达就已经穿着那件后来一直是她唯一行头的土色长衫了，她摆了一个卖肉干和点心的小摊。菲利西托开着一辆罗梅罗公司的货车，拉着满满一车棉花秆，要往特鲁希略去。他是一个人走的，他的助手在最后时刻不出车了——因为工人医院通知说他的母亲病得很重，随时可能去世。菲利西托坐在阿德莱达柜台的小木凳上吃着一个玉米粽时，他发觉这个女人正用她那双深邃的、探究般的大眼睛奇怪地盯着他。这位女士这是怎么啦，切哇？她的脸扭曲起来，看起来好像有点吓着了。

“您怎么了，阿德莱达女士？您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好像在怀疑什么东西似的。”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用那双深邃的、暗色的大眼睛盯在他

身上，并缩起双颊，皱起前额，做出一个恶心或是惊吓的表情。

“您觉得不舒服吗？”菲利西托不自在地又问了一句。

“您顶好别爬上那辆卡车去。”阿德莱达终于声音沙哑地说道，好像好不容易才让舌头和喉咙听自己使唤似的。她用手指着菲利西托停在公路边的红色卡车。

“叫我别上我自己的卡车？”他茫然地跟着说了一遍，“我能知道为什么吗？”

阿德莱达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了片刻，看向左右四周，好像害怕茅棚里的各家商铺和小酒吧的店主、客人或其他司机听到她说的话似的。

“我得了一个启示。”她压低声音对他说，她的脸一直扭曲着，“我没法跟您解释。请您就相信我跟您说的话吧。顶好别爬上那辆卡车去。”

“我很感激您的建议，女士，这肯定是一番好意。但是，我得挣钱吃呀。我是司机，我靠开卡车过活，阿德莱达女士。要不然，我怎么养活我的老婆和两个儿子呢？”

“那么，至少您得非常当心。”阿德莱达垂下目光，请求道，“听我一句吧。”

“那当然，女士。我向您保证。我总是很当心的。”

一个半小时以后，在没有铺柏油的一个公路弯道里，在一片灰黄交织的浓浓烟尘中，一辆查尔彭十字公司的客车突然吱吱嘎嘎地打着滑出现了，它挟着一阵铁皮摩擦、刹车猛踩、人群尖叫和轮箍碾压的巨响，向菲利西托的卡车撞了过来。菲利西托反应很快，他将卡车转向，将车头部分开出了路外，那辆客车撞上了车斗和货物，他因此捡了一条命。但是，直到背上、肩上和右腿的骨头接合好之